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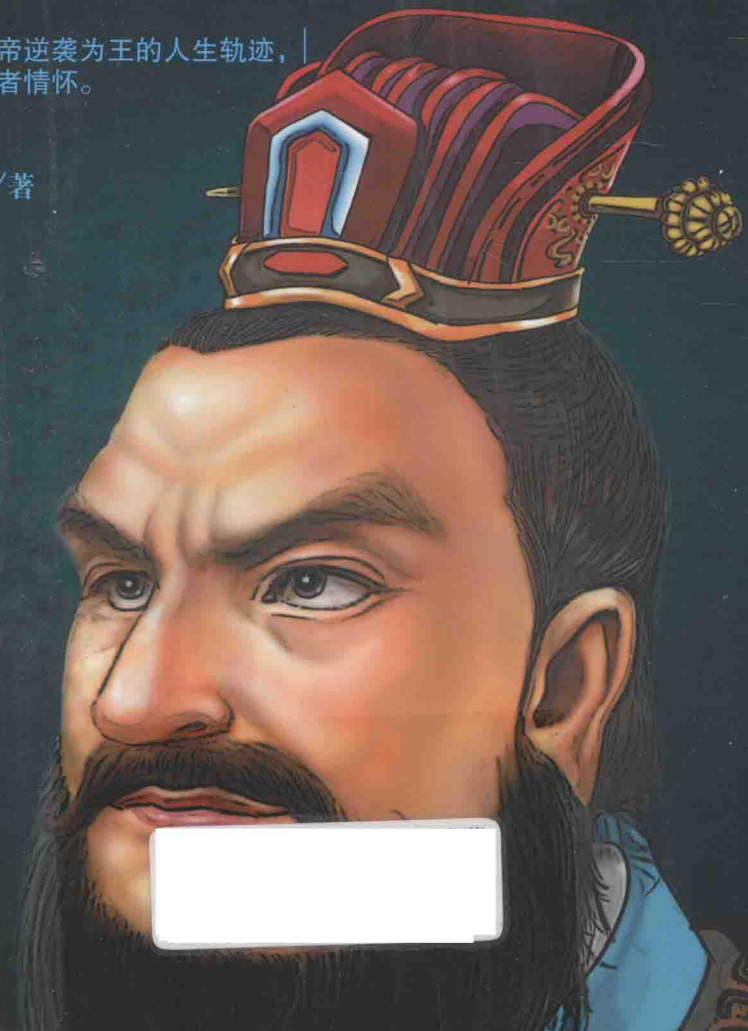
逆袭的王

长篇小说

从奴隶打拼到皇帝，史上有载仅此一人

翻开本书，知晓千古一帝逆袭为王的人生轨迹，
感受石勒体恤天下的尊者情怀。

郭先伟 李晓渊/著



千古一帝石勒前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

逆袭的王

从奴隶打拼到皇帝，史上有载仅此一人

翻开本书，知晓千古一帝逆袭为王的人生轨迹，
感受石勒体恤天下的尊者情怀。

郭先伟 李晓渊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逆袭的王：千古一帝石勒前传 / 郭先伟，李晓渊著.
— 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14.7
ISBN 978-7-5034-5166-9

I. ①逆… II. ①郭… ②李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60116号

责任编辑：徐玉霞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：www.wenshipress.com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：100811

电 话：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（发行部）

传 真：010-66192703

印 装：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：19 字数：250千字

版 次：2014年9月北京第一版

印 次：2014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定 价：36.00元

文史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文史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Contents 目录

第一章	石场斗 / 001
第二章	降生 / 015
第三章	打鬼 / 028
第四章	三清赜人 / 039
第五章	漳河救童 / 058
第六章	杀豹 / 069
第七章	沔麻池 / 084
第八章	密传神功 / 098
第九章	海金山 / 112
第十章	闯巴中 / 126
第十一章	啸皇城 / 138
第十二章	藏金 / 151

第十三章	突变 / 164
第十四章	逃难 / 178
第十五章	夜探 / 195
第十六章	杀麻糊 / 209
第十七章	失幼儿 / 224
第十八章	密谋 / 237
第十九章	三闹县城 / 250
第二十章	起兵 / 263
第二十一章	传世 / 274

跋一 / 280

跋二 / 284

古今吟颂后赵皇帝石勒诗词 / 288

第一章 石场斗

公元268年的一天，秋风习习，黄叶飘落。从北原深山里走出一队人马，只见近百名官兵押解着二十多个羯族奴隶，蹚过浊漳河的源头支流石门口（后改龙门）向东走去。

这伙官兵本系乐平石场人（今昔阳县石马寺），为何要来三百里开外的武乡县（今榆社县社城镇，古称武乡）抓人呢？

原来在西晋泰始年，司马炎刚登皇位，为显示他的皇威，在洛阳皇城大兴建筑，从全国各地抓了许多能工巧匠，雕梁画柱，琢玉造石，并在乐平开了石场，打造石狮，运往洛阳。

武乡北原山在十多年前（魏晋时期）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南迁时候，来了许多羯人。他们这些奴隶不但是凿石能手，而且就像牛马一样，省钱好管，还可随意买卖，因此官府特意来此抓他们去做劳工。

被抓的羯人中，有一名羯族小首领，名耶奕于（石勒的爷爷），此人四十有余，身高七尺，高鼻深目，一双蓝眼炯炯有神，两腮的胡须硬茬茬地覆盖着大半个脸部。他说一口汉羯交杂语言，朗朗有声，不但有一手雕玉凿石的绝技，而且武功也非常了得。

十多年前，由于无法忍受匈奴侵略，他们随本族难民大举南迁，来到太行山下的大山里隐居。由于长相、语言、习俗多与汉人不合，被官府视为奴隶，任凭着买卖欺压。久而久之，这批羯人也自认时命不佳，该当如此。

耶奕于的妻子在当年迁徙途中病死，只带着小儿子周曷朱（石勒的父亲）来到北原深山的石源庄，靠打猎放牧为生，勉强度日。

周曷朱年方二十，小伙子长得跟他父亲一个模样，风华正茂之时，显得格外英俊，虽性格有点暴躁，但为人处世却很周到，为此很是受人喜爱。他从小跟父亲学得一手凿石技巧，武功也好。他对父亲很是孝敬，这次官府来抓人去凿石，生怕父亲体力不支，就自愿随父到远方的石场去做劳工，一是为找口饭吃，二是帮着父亲干些重体力活，为此就跟着父亲混杂在被抓的人群中。

当官兵押着劳工来到石门沟口时，已过午时，又饿又渴的羯人想到浊漳河边喝口水，那官兵头目便瞪眼骂道：“你们这群不知好歹的下人，喝什么水，等到了石场，有你们好吃好喝的。还有三百多里路程，不赶快走，磨磨蹭蹭的小心皮鞭不认人！”

耶奕于觉得到河边喝口凉水，要求也不算过高，何况解了渴走路也更有劲，并不误事，就与官兵据理力争。哪料官兵根本就不讲什么道理，只见一个官兵举起皮鞭就朝耶奕于的头上打去。周曷朱一见父亲挨了打，哪能忍下这口恶气，便上前将那个打人的官兵两拳就打倒在地。这下可乱套了，还没走出石门口就打起来。官兵人多势众，将他们团团围住，拳打脚踢，直打得他们倒在地下时，才住了手。

初出大山，受此大辱，气得耶奕于低声骂道：“此仇日后一定要报！乡亲们，我们忍一忍先赶路吧！”

众羯人听首领发话，便带着累累伤痕起身，忍受着打骂慢慢地向乐平石场走去。

到了石场，已是第二天的中午时分。一夜长途跋涉，官兵与羯人

们都累了，而官兵交接过众人后，都去休息了。这批奴隶在一伙新的官兵看护下，开始了搬运石块的重体力劳动。又饿又渴又累的羯人，他们也是人呀，怎能经得起这般折磨？还不到半下午，大都昏倒在地，官兵们见状又打又骂，惨不忍睹。

此时，来了个官兵大头目模样的人，对那群如狼似虎的官兵们大声骂道：

“谁让你们如此对待劳工的？打死他们你们去凿石吗？按期做不成石像，皇上追查下来，你们去掉脑袋吗？真是不知利害的蠢货，还不快去给他们吃饭去！”

官兵们见首领动了怒，乖乖地领着这批新来的奴隶吃饭去了。

开饭了，只见几个人提着木桶走来，给每人舀了一碗“饭”。天哪，这是什么饭呀！只见碗里的树叶泡黑豆，黑乎乎的一团，这是人们用来喂驴马的草料呀！怎能让人吃呢？那耶奕于不由得问了句：

“我们饿了两天的，就给吃这个饭吗？”

只见一个兵丁恶狠狠地道：

“你们这些奴隶，吃上这饭已是上等的了，还想吃什么呢？今后就是这饭，吃不吃由你们，饿死活该！”

饿急了羯人，也只好吃起来。从此他们就过上了与猪狗同样的生活，一面忍饥挨饿度日，一边还干着重体力劳动。

却说当地石阳村（今和顺县李阳村）有位很有名的石匠老人，名王三蛮，绰号石三敲。虽不到五十，因常年凿石，累得背有些驼；虽然他是汉人，但由于过于老实，也常受官兵的欺压凌辱，并将他打入奴隶行列，与奴隶们过着同等的下人生活。官兵们见他驼着背，常常凌辱取笑于他。耶奕于父子帮他解围圆场，并在生活中也常照顾他，特别是周曷朱，每见他去干重活，就主动去帮他。三人还常常取长补短切磋雕艺，情感之下的王三蛮，便将自己的女儿王石英许配于周曷朱。官兵为赶制石像，对这些技艺高超的匠人也宽容了些，他

们草草地办了婚事，小两口虽为羯汉两族，但双方均称心如意，不觉三年已过。

就在这年冬季，帝王传旨，要在洛阳宫外的两侧赶制一对特大石狮，并送来图样，限年前交工。短短一个月，如何能雕成呢？这下官兵们急了，他们昼夜监工，又开始了打骂奴隶。由于工期紧，要求严，加之天寒地冻，饥寒交加，王三蛮老人累倒了。官兵哪管这些，还是打骂。这天，王老汉便在毒打下咽了气，这可气坏了亲家耶奕于。他们在与官兵论理时，年轻气盛的周易朱，在官兵毒打下，动手还击，他父子横下心，使出了全身的武功，根本没把这些平日里作恶多端的官兵放在眼里，几年的仇恨一时涌上心头，只见他父子三拳两脚，便将十多个官兵打倒在地。有一个小头目自以为会几下五八操的功夫，便手操钢刀向耶奕于猛劈过来，哪知连砍几刀，均被其躲过，那个官兵穷凶极恶，面露杀机，又挥刀砍杀过来。无奈之下，耶奕于边躲边从地下捡起块石子，使出了他那没羽箭神功，一扬手便打向那个兵丁头部，只听大叫一声，脑浆崩裂倒地而死。

这下可闯了大祸，官兵杀奴隶无罪，奴隶打死官兵这还了得！只见更多的官兵拥了上来，将他父子拿住，一番毒打后，给上了重枷刑具。

此时从外面跑过来一个兵丁，大骂道：

“你这个吃了豹子胆的奴隶，竟敢在众多官兵眼前打死我弟，这还了得，今天我要杀了你，拿命来！”

只见他边骂边手举钢刀朝耶奕于头上砍去。

耶奕于脖子上戴着刑枷，连手枷在一起，脚上还戴了二十斤重的大铁镣，使他动不得，心中暗想：完了，就等死吧！在这千钧一发之时，只听一个官兵头目赶来喝道：

“住手！万万不可杀死他，洛阳急要的石狮还未凿好，杀死他你能凿成吗？笨蛋！”

说着将那名兵丁拉到一边，悄声道：

“等凿成这对石狮后将他处死，就让他多活几天吧！”

言毕返身对耶奕于道：

“我们的人打死了驼背老人，你又打死了我们的人，一命抵一命，现在扯平了，你就放心打造石狮好了，不过干活时得戴上脚链，这样会好些，奴隶嘛，就得像个奴隶的样子，先将上身刑具去掉，消消气，干活去吧！”

为稳住工匠们的心，官兵头目下令掩埋了王三蛮老人。

当王石英听到爹爹被打死的消息，已是第二天了。她哭得死去活来，后在众乡邻的劝说下，告别母亲，赶往石场，在父亲坟前磕了几个头，祭奠了一下，大哭一场算作了事。

王石英本是一个农家妇女，从小就跟着爹爹摆弄些石头，有时也帮着干些细活。过着苦日子长大的她，很明理是非，也很精明能干，当父亲向她提出要将她许配于周易朱时，她点头同意了。原来，她每到石场见到年轻的周易朱时，不知怎么被他那股英气所吸引，加之父亲在他面前一直说这个年轻人是如何照顾自己的，如何的好，为此使石英更加爱慕他。

婚时，官府网开一面，给周易朱放了三天假，还跟去了个兵丁，怕他跑掉。三天！新婚的三天是多么短暂哪！三天后，曷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妻子，回到石场又干起了那些没完没了的重体力活。

王石英离开了爹爹坟墓，心中想到：听说公爹打死了一个官兵，戴上了刑具，还得干活，她心中预感不妙，迟早有一天公爹与丈夫会惨死在官兵手中，还不如劝说他们逃走。

王石英边走边想着如何逃离这虎狼之地，想着走着，就来到石场，只见岗哨比以前增加了许多，不等她近前，早有兵丁拦住去路：

“呔！站住，什么人敢来此地，快回去。”

王石英不慌不忙地道：

“这位官人，你就行行好吧。我进去给公爹送点饭去，让他吃饱了好干活，你就恩典恩典吧！到时不忘你的大恩大德。”

这个兵丁见面前这个小娘子眉清目秀，说话低声细语，怪好听的，就先消了三分气，上前道：

“送的什么好吃的，先让爷们品尝一下。”边说边翻开石英手中的破篮子。一看，差点让这个兵丁吐了，只见蓝中只有四个发了霉的菜团子，这本是石英拿去祭奠爹爹的祭品，家中过得少吃没喝，也是她走得急，只拿了点与母亲平时吃剩下的菜团子，不想今天却派上了用场。那个兵丁大概是出于同情或是讨厌吧！只见他摆摆手道：

“去吧！快去快出，不能时候久了。”

王石英见兵丁放行，便一溜烟地往石场奔去，刚到石场见到公爹与丈夫，不料又过来几个兵丁大声喝道：

“干什么的？你怎么进来的，快出去，不然小心挨打。”

王石英道：

“哎呀呀，这位官爷，怎么火气这么大，我来给公爹送点吃的，这点面子也不给吗？”

“送什么吃的，先让老子看看。”

当他们见到只有几个烂菜团时，便骂道：

“就这几个烂了的菜团，还值得送吗？”

正在此时，周易朱急忙过来向兵丁道：

“这是我的妻子，你们就行行好，让她给我们说几句话吧！”

兵丁本来是不会同意的，但他们目前又用得着这几个奴隶，按大首领吩咐，对来送饭的人，也就同意了：

“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，说完了走开！”

这几个兵丁边骂边到别处察看去了。

王石英见兵丁走去，急忙对公爹与丈夫道：

“明晚三更天我在石场外等你们，一定要逃出这死亡地方，我准

备些干粮衣物，一定一定！”

精明的耶奕于父子，早料到官兵会对他们下毒手的，但无计可施，今听石英讲明晚三更天她在石场外接应，公爹便点点头道：

“夜半三更，我们能逃出去，只是你准备把斧头，到时将脚链劈开即可，千万要小心啊！”

他们边说边拿出菜团子，只听周易朱高声道：

“这菜团子真好吃，可惜送得少了，不够吃。”

言毕低声道：

“你快走吧，别出了事，明晚你等就是了！”

王石英见事办完，高声道：

“你们好好干活，别惹军爷们生气，我走啦。”

说完便疾步走出了石场。

王石英离了石场回到家中，将经过向母亲讲了，母亲深情地道：

“闺女呀，你就跟他们走吧！家里有你哥你姐招呼着，不会有什么事，你们走得越远越好，等个三五年风声过了，再回来看我，去吧！”

母亲含着泪，道出了她的心里话，石英的心里七上八下，走了又舍不得母亲，不走吧，丈夫与公爹难以活命，更重要的是她已身怀有孕，担心路上会连累他们的，在她左右为难时，母亲猜透了女儿的心思，只听她对石英道：

“闺女呀！如果遇上官兵追赶，你一个妇道人家他们能怎地？再说即便孩子没了，可千万保住大人，只要有你在，孩子会有的，妈也就放心了。”

石英听妈这样说，也就放心了，她便准备衣物，干粮去了。

却说耶奕于父子目送石英离去，一边装作干活的样子，一边商量着如何逃走之事。他们在为逃跑紧张地做着一切准备。

转眼第二天夜幕降临，老天忽然下起了大雪，这晚父子俩对看守的兵丁十分口甜，晚饭还尽量多吃了些。耶奕于对看守的兵丁道：

“这几天让军爷们多费心了，我们多吃些，好好干活，提前把石狮赶凿出来，到时可别忘了给我们记一大功呀！”

直夸得那些兵丁早将防逃之事抛到脑后，认为有大铁链拴着，也不会出什么事。晚饭后，见下起了大雪，在这大雪天，有的去睡了，有的外出寻花问柳去了，这倒是给他们逃跑创造了好机会。

将近三更，周易朱见外边无任何动静，就悄悄帮父亲提着脚链，小心翼翼地踏着漫天大雪走出窝棚，向石场外走去。

耶奕于父子很顺当地出了简易的篱笆大门，王石英早在门外的暗处等候，见公爹与丈夫平安出来，就急忙上前接应。他们一直走出很远，石英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斧头，周易朱弯下身，砸开了父亲的脚链，除掉脚链，耶奕于轻松多了。他们一边奔走，一边商量着逃往何处去。

以父亲心意，要逃回北方的凉州湟水老家，但儿子儿媳却坚持要回武乡石源村去。儿子认为，北原山大险峻，又有本族许多同乡照护，地形也熟，就是官兵追去了，也奈何不了他们。

此时只听王石英道：

“我哥听说咱们逃出来要回北原山去，怕我在路上拖累公爹，就与我妈一块向邻居家借了头毛驴，约好在天亮前到石马寺南的石窖坪等咱们，不用绕道回石阳了，就从那里赶往西走，我哥路熟，有他领路放心多了。”

耶奕于听儿媳安排得如此周到，感动地道：

“只是让你跟上我们受罪了。”

“爹爹！看你说的什么话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我情愿随爹爹丈夫过此难关，咱们快走吧！”

耶奕于见儿媳很明事理，想得如此周到，只得点头同意。

他们三人冒着大雪边说边走，不一时便到了石窖坪，刚到村口，见一个人牵头驴，在那里等候，只听石英喊道：

“哥哥，我们来了。”

石英的哥哥三十出头，人很老实，不善言语，由于家穷，还未娶上媳妇，当他父被官兵打死后，他悲愤交加，恨透了官兵。听妈说，二妹子石英要随丈夫逃跑，他是万般同意，别看他不言不语，心里可明白，如不逃走，迟早都会死于官兵手中，为此他早早地就牵着毛驴来到了约定地点等候，当见到他们时，只道了句：

“妹呀，快骑上毛驴走吧，走得越远越好。”

耶奕于父子谢过后，也来不及说什么，就让石英骑上毛驴一路向西去了。

雪，越下越大；路，越走越难。前面刚走过，后边的脚印已被大雪覆盖。石英骑着驴，他哥赶着，不时地还抽打几下，有了这头毛驴，快得多了，天刚正午，他们已来到沾县（今和顺县）与武乡的交界处了。

此地名赵村，归阳光占管辖，过了赵村便是武乡，但路却不好走了，本来是羊肠小道，大雪一盖，什么也看不清，此时耶奕于道：

“他哥呀，你就送到这里吧，前边的路毛驴也走不了，你回去还得还人家驴，停下来让石英走走，活动活动，一过了这个坡，就没事了，你回去告诉老人，别挂念我们！”

石英哥也感到前边不能再走了，就告别了二妹子石英他们，返回石阳村去了。

耶奕于三人望着走远了的石英兄长，心情很是激动，只听石英道：

“咱们快走吧！”

他们三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厚厚的大雪，慢慢地走向武乡大地。

当他们一路下坡走到一个叫圪针沟的地方，石英便累得走不动了。只见她感到腹内阵阵疼痛难忍，脸色变得煞白，她心里明白，自

己怀的六个月的胎儿，怎能走得了如此艰难的路呢？周易朱见妻子实在走不动了，便抱起她慢慢行走，只听石英低低地对丈夫道：

“都怪我肚里有了孩子，再这样下去，怕是要小产，就保不了孩子啦！”

周易朱闻听又惊又喜，有了孩子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呀！说什么也不能让妻子受罪了，想到此，他蹲下身子，也不管石英愿不愿意，就背起来飞快走去。

也是他心急如火，也许是太激动了，走着走着一不小心掉进一个大坑内，这个坑是多年水冲刷的，虽不是很大，但也有丈余深，坑外四周布满了干枯的圪针，如不细看还真是难发现。

他俩掉进坑内，被干枯的圪针扎得满脸是血，衣服也被挂破了许多，只听石英“哎呀”一声，便吓得昏了过去。借着坑外那昏暗的一丝光线，周易朱将妻子紧紧抱在怀里，望着她那憔悴而又娇艳的面孔，他的心碎了，这个七尺男儿，从未掉过眼泪的硬汉，此时紧紧抱着妻子，一边淌着眼泪，一边呼唤着她。

大难见真情，相依情更深，石英在丈夫的拥抱呼唤中，慢慢地睁开了双眼。坑外的耶奕于在后边走着走着，突然不见了他俩的身影，急得边喊边找，紧走几步，见前面有坑，却不见了脚印，又听儿子在喊叫，他什么都明白了，只见他快速从腰里解下五尺长的扎腰带，拴了块石头边喊边将一头坠向坑里。

周易朱见爹爹放下腰带，急忙一手抓住，一手抱着妻子，连拉带爬地钻出了土坑。

当父亲见他俩满身是血从坑里爬出来时，又心痛又着急地问道：

“看你俩满脸是血，衣裳也挂破了，伤得厉害不？歇一歇再走吧，你这个冒失鬼。”

“爹呀，没事，只是刮破了点皮，就是她有点受不了。”

儿子用手指了指石英。此时石英也不甘心拖累，强打精神道：

“没事，爹爹，咱们慢慢走吧。”

他们重新休整了一番，慢慢向西走去。

老天像是被他们的磨难感动，雪渐渐停了，天空露出了晚霞。他们站在武乡大地的高坡上向西北望去，虽看不到村庄，但心里宽松了许多。是呀！在乐平石场三年了，今日终于回到久别的武乡，终于离开那吃人的魔掌，怎能不让人兴奋呢！

却说此山下五里处有一村庄，名白草坡（现名白家庄），只有三户人家，靠路边的一家姓白，只有两位老人和一个儿子，儿子二十多岁，常挑些山货到县城去挣些零花钱，昨天儿子走了至今未归，天快黑了，白老汉一直在路口焦急地等儿子归来。

突然，他看见从东边的山坡上艰难地走来三个人，等近前一看，吓了一跳：

“我的老天爷呀，还有个走不动的女人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该不是逃荒要饭的吧？”

只见耶奕于上前施了一礼道：

“老人家，我们一家三口逃荒到此，天色已晚，想在此借住一夜，行吗？可怜可怜我那走不动的儿媳吧！”

山里人心肠好，白老汉见那妇道人家让人搀着，怪可怜的，就点了点头，将他们领到窑洞里。老伴儿一见来了逃荒要饭的，急忙给热了稀饭，又拿出几个为儿子准备的谷面煮疙瘩递给了他们。

耶奕于一家三口连日来从未吃过一顿这样的热饭饱饭，千恩万谢后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

不知为何白老汉的儿子今夜又未回来，他们就在他儿子的窑洞里凑合着睡了一夜。

多年来，他们从未睡过暖家热炕，一夜的温暖使石英体力恢复了许多，第二天天刚亮，他们三人急着要上路了。

好心的白老汉见他们怪可怜，就对他们道：

“你们可别逃荒了，还是安个家好，从这里往西北方向走，有个叫脉山的地方，那里风水好，我在那里住过两年，就是服不住，把个女儿没了，你们如果命大能服住，那可是再好不过的地方了。”

这本来是白老汉寥寥几句谦语，哪知耶奕于就信这个风水，这也难怪，他们羯族人就信火袄教，拜的是“胡天神”，他以为白老汉一定是火袄神，是化身来指点的，为此他执意不回石源村，要到脉山去安家。

他要到脉山安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那就是他从迁来北原山后，十多年里，走遍了北原所有的大小村庄，原来北原有三个脉山，那两个真名叫“麦山”，因同音人们给混了，还有叫羯山的说法，真正的脉山就是白老汉所说的那个。论地脉、山势、行走各方面都合心，当初他也曾想过搬去住，只是在羯族兄弟中，他身为首领，不便搬走罢了，今日趁此机会移移地方也好。他打定主意后，就将此意告诉了儿子，不想儿子也不想回石源给乡亲们添麻烦，一说便通了。

他们迎着黎明的曙光，朝脉山走去，走去！

却说乐平石场的官兵，那晚外出寻花问柳的天亮才回到石场，而石场守门的兵丁，还在呼呼大睡，回来的官兵好像得了理，叫醒那几个睡觉的小兵骂骂咧咧道：

“他妈的！让你们在家好好看门，天明了还在睡，睡死你们算了！”

那几个下等兵丁忙道：

“我们刚睡了一会儿，没事的，老天下这么大雪，能有什么事呀！再说我们也没逮什么便宜，哼！太不公平了！”

回来的人自知理亏，便到石场内查看去了。

当他们走到奴隶住的窝棚里，一看耶奕于父子不见了，大声喊道：

“不好了！奴隶跑了！犯人逃跑了！”

喊声惊动了所有的官兵，只见那个大头目跑来怒吼道：